



本报记者 沈轶伦

春分后，湖南连日落雨。我到长沙采访的这天，难得太阳露了会儿头。“一看放晴，简直是万户捣衣声啊，我早上也在赶紧洗衣服。”蔡皋奶奶说。

她把拖鞋换成布鞋，带我走出房门。住所位于橘子洲头东岸的一幢高层公寓楼。大楼顶层11楼上面是机器设备层，再上面是天台。推门走到这里，凭空忽现一个拔地而起的绿洲。住户们在这里二十多年里，在这里开垦出菜园、花园，造了鱼池。

蔡奶奶指给我看“好大好大的能遮阴的文书”“别看现在光秃秃的，但开花时会变成一片红的灌木丛”“等你下个月来，这里全是绣球——我特别喜欢的绣球”，以及还没结出辣椒的辣椒，还没长出蓝莓的蓝莓，和已经长得过长的葱。然后，她骄傲地给我看鱼池里长得和人一样高的去年的碗莲留下的莲蓬，已经变成褐色的莲蓬下有小鱼，偶然一闪，一抹鲜红，迅疾又躲到铜钱草下面去了。

城市这么大，建筑这么密，在无数幢住满人的高楼里，在其中一幢楼的楼顶上，我们站着感受春风，感受从湘江吹来的湿润的空气，欣赏这些刚抽出新芽的植物，想象在不能见到它们的时候，它们盛开花朵或者结果的另一个样子。

于是，在那方寸之地，我们欣赏了很久，因为一切都值得欣赏。她兴致盎然说着这些花草的来历，像介绍一群旧雨新知。最后，她才带我绕到天台的空地上，在拉出的公用长绳前收她家的衣服和被单。

被单没有被晒透，等到翻过来，我看到上面印满小花。我和蔡奶奶各执被单一头，走几步扯扯，再走近、对折。于是花都被叠起来了。我们下楼，抱着这一大摞花，吸满了阳光的花，还带着一点潮气的花，回到蔡皋的画室。



真正被爱过的童年，能治愈一生



当地时间2026年4月13日，备受全球儿童文学界瞩目的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正式揭晓。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皋摘得桂冠，成为首位斩获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。

家的“外公”聊天。

周末周刊：不害怕吗？

蔡皋：外婆不怕，我们自然不怕。“尊天地，敬鬼神”，是中国人传统生活的一部分。

生命有灵性，生活不是一种苦役，家务不是一种约束。我们家庭成员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很会“过”——会过日子。我的家人不仅很会打理生活，他们对生活有兴致，他们发自内心喜欢自己的家、自己的生活。

比如小时候，我们的物质并不宽裕，衣服穿破了要补了，外婆和我的妈妈、阿姨都打一手好补丁。针脚要细密要漂亮，搭配的颜色也要漂亮，如果走在外面，看到别人身上的补丁打得好，她们会细看一番，然后由衷赞美。如果经她们手补好的袜子穿了很久也不坏，她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

这一切，都让我从小就觉得过日子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日常的人间烟火都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周末周刊：您说过外婆会带您去看戏？

蔡皋：对，我外婆特别喜欢讲故事，也特别喜欢地方戏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视电影，有时有绍兴戏、越剧戏的戏班子路过，她都会带我去看戏。

我有两个舅妈都是湘剧演员。一个演青衣，一个演生角。我记得演生角的舅妈生了孩子后在家休息，复出时演的是《夜奔》里的林冲。那场戏中，她的亮相是从观众席开始的，好几个人抬起她准备上台的刹那，剧院里响起鞭炮声，那是当时观众欢迎主角复出的仪式。我看了戏就回家画起来了，自己无师自通地乱画，没有谁教。我什么细节都记得，那鞭炮的声响，演员的妆容、衣服……

周末周刊：您想把戏台上那些瞬间捕捉下来。

蔡皋：我不会画剧情，我就画里面那些好看的人、好看的衣服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赵丹的女儿赵青来长沙演出红绸舞，我当晚回家就画，那12米长的红绸舞舞起来，多好看！

一座取之不竭的仓库

周末周刊：所以一点不会觉得无聊，因为您知道自己不仅能看到一个

世界，还能创造一个世界出来。

蔡皋：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你从我名字就能看出来，鹤鸣九皋。我父亲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，他受过教育，不重男轻女，主张“不教而教”，从来不会下指令来教育我。

我在这样的家庭里，很自然地养成了学习的习惯。等上学识字后，我先看小人书，然后看纯文字的书，再到名著，有时候在课桌肚里偷偷看，从《林海雪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红岩》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，到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，然后到了六年级的时候看了《红与黑》。长辈给你推开观察世界的窗，你自己去找风景的过程，是很快乐的事情。

周末周刊：您今年80岁了，一直在跟我讲童年的故事、童年的场景、童年的生活，好像后续那些在政治运动中被歧视、被下放的日子从来不存在一样，您好像还是生活在十岁之前。

蔡皋：因为我记得童年没有远去，它跟我还是那么近。

周末周刊：您今年80岁，那就是拥有了80个十年，对您来说，第一个十年最不可替代。

蔡皋：童年可太重要了呀。因为一个人所有的习惯在这十年已经养成。老一辈的人说“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”，到了十岁，基本上你是什么性格、什么习惯都已经定型了。我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，我被好好对待过、被全家爱过，这是我一生积极推动力的源头。

周末周刊：一个孩子如果在愉悦中度过童年，就好像拥有了一个物料特别丰富的仓库。

蔡皋：对，而且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仓库。从记事起，在那些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我开始建起了这座仓库。每一天，我都在里面放许许多多宝物。现在我还经常回这个仓库，拿起那样看看，拿起那样看看。我所有亲人都在那里，每一样东西都那么清晰，历历如昨。我会流连忘返，会生出新的想法和构思。只是，我现在晚上不太进这个仓库了，怕待久了不出来。



一个人如果在小时候被允许去学会自己寻找快乐，那他就有了幸福的感受，他的一生就能从这座仓库里寻找到力量。

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来欣赏

周末周刊：您后来经历了下放，您把它称为“低谷期的滋养”，为什么？

蔡皋：首先，不公正的待遇本身不应该被称颂，我不会赞美苦难，但的确在乡下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其中有美好的部分。当时虽然劳动很苦，但心灵上不再受到鄙视，农民对我没有“出身不好”的审判，他们只知道你们是来教孩子的老师，对我们是一视同仁地尊重。

农村展现给我的自然风景，就更不必说了，万物生肌里的美，你很容易感觉到。当时我想，即便我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，我也要做一个好农民。

周末周刊：您说过一句话：“但凡能从苦里面提炼出甜味的人，那是高手。”这是从那段经历里悟出来的吗？

蔡皋：生活就是这样。比如红颜色，如果没有用绿颜色跟它对比，红就不能凸显，绿也不鲜亮。我曾经在《静静的顿河》里看到一幅插图，那是年轻的女兵挑了水回去时周围的环境：盛夏的天空不是蔚蓝色的，而是铅灰色的，但正是那种铅灰，将路边的向日葵地衬托得那么鲜明！

一幅画是一个整体，明暗关系是同时存在的。就好像负面的东西总是和正面的东西在同一组关系里。你不能剥离出其中的一部分，说我只要这个，不要那一面。你要学会照单全收，你要学会把风霜雨雪、阴晴圆缺、春夏秋冬、酸甜苦辣都看成一个整体，一起接受，然后享受其中你能享受的那一部分。

周末周刊：“反者道之动”？

蔡皋：对，这是色彩教会我的人生道理。

在下放的时候，我收获了爱情——我老伴，也收获了对自然风物的观察。我画《桃花源的故事》时，那些素材很自然就被调动起来。我之后的人生，是从童年的快乐里发展出来的，也是从下放的经历里生长出来的。

对幸福的追问开始得越早越好

周末周刊：您说过“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”，也从孙辈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。

蔡皋：孩子思考的问题本质上是哲学问题。

我孙子小时候不爱睡觉，家长想当然会归因于他调皮、贪玩。但他告诉我，他不喜欢睡觉真正的原因是怕黑。他说，“不能没有太阳”，他说，“要有光”。他有自己的感受力，也有自己的判断力，成人应该蹲下来看到他们、倾听他们，还要用最郑重的态度去理解他们，而不是否认他们的感受，或者用过度的关怀阻止他们主动成长和表达的尝试。

总之，大人永远不要小看孩子明慧的眼睛，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老师。

周末周刊：好像很多哲人都表达过这个观点，比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《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》一诗中写“儿童乃成人之父”，又比如老子说“复归于婴儿”“复归于朴”……

蔡皋：生活中的杂音太多了，有时你会慢慢失去对自己心跳声的觉察。至于什么是幸福，成人要跟孩子去追问。

我读过一则故事，讲父亲让三个孩子出门去闯荡，每个人回来要带回一把椅子。老大带回的椅子，会把人弹到高处，老二带回的椅子，会把人紧紧粘住，只有老三带回一把普通的椅子。前两把椅子很神奇，但一直整蛊，状况百出，最终老人选择和老三住在一起，他很爱护那把最普通的椅子。

蔡皋

1946年生，知名绘本画家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一编辑。代表作有《桃花源的故事》《宝贝》《火城1938》《出生的故事》《不能没有》等。《宝贝》获1993年第14届布拉迪斯拉夫国际儿童图书展(BIB)“金苹果”奖。《花木兰》获首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。2022年，蔡皋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绘本文学奖和特别贡献奖。2023年，《火城1938》经折装版获2023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。2025年《不能没有》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儿童绘本奖。

▲蔡皋部分绘本作品。

日常的人间烟火很有美感

周末周刊：每一日都欢欢喜喜的？

蔡皋：每年到了农历七月半，正好遇上我去世的外公的生日，我外婆也会认认真真准备。提前把家里大门打开、院门打开。外婆说，外公等下要回来了。肉眼怎么可能看到鬼魂呢？但看到我外婆郑重的神情，我就觉得在外婆眼里，外公真的回来了。她会很隆重地摆上一桌饭菜，一边和回到